也说“读书何为”

君子曰：学不可以已。学习是人类之必由，而读书正是这必经之路上的最佳载具。前人之对读书状貌之描备矣，然其关乎读书之用的论说则可谓“有知而有蔽”，初闻近理，近而思之又觉大谬。为之何也？只见此岸而不见彼岸是也。

欲探“读书何为”，解析读书这一众妙之门的缘由，还需先正其概念，所谓“正名分”也。读书，何也？通过前人的论说性著作，实现知识之获取、认识之升格者也。其知识性不言而喻，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”，读书给予人类原始的知识素材，在知性的路上可谓“通天之梯”。然而，仅是知识性的获取，便是读书的全部了吗？我想不然，一切读书之用，皆需基于知识内化产生的直观认识上。没有认识而仅有知识，不但不能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，甚至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考试机器。这种人，前人形象地称之为“四足之书柜”。

由此观之，读书之用离不开真正的认识、真实内化的知识，这是一切论说的基础。然则我前文之所言“前人之蔽”者，何谓也？仅从人的视角出发，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结果也必然随观察之人、观察之时而变迁。读书之用，追求永恒之价值而己。星空就在那生，它的存在便是不争的事实，人类的求知欲激发着我们向之进发，而进发之路上，读书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蓄力。以此之心，人类遁入不朽之事业，周恩来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，追求着永恒的社会真理，托马斯杨在阅读之中广泛涉猎各个物理学分支，其根本在于好奇，在于对于永恒的事件的观察、记录。

反观今日，何以“读书之用”之思考又重返大众视野？穷其本源，是信念的丧失，是追求的丧失，是对永恒的渴求的丧失。今天之物质之丰裕超越任何历史之时期，欲望之易满足超越古人最离奇的想象，一切都太唾手可得了。在短暂的欢愉、快餐式的知识与亢奋的麻醉中，现代人对永恒的追求、甚至对于永恒之为何物，已不自知。衡水少年“土猪拱白菜”之抢掠资源的蝗虫式观点，以夸耀以彰显个人学识“凹造型”式的读书，盖出于自乎。

少年，当与平庸相斥。立马振山河的读书岁月，不能也不应在寂静中消失、消亡。读书，是永恒之途，是到灯塔的路，是加缪口中英雄主义“善良、荒谬的理想”的根本源泉。然而，须谨记的是，不能以永恒为执念，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间第一流”。永恒的追求，自身已赋予行为永恒之价值。春暖花开，正读书之时，吾侪当以永恒为追求，在书海中不懈地航行。